

吳翼民

亦有可聞

深秋那一竿竿翠綠

最近幾天去超市和農貿市場買菜，都會看到不少大伯大媽在大捆大捆買雪裡蕻菜，車載筐扛的，煞是熱鬧，腦中遂劃過一念：「哦，哦，小雪季節到了，江南一年一度醃鹹菜的陣場又擺開啦。」

時勢在飛快地變異，許多老的傳統在快速消逝，社會生活愈變愈新潮，但有的老傳統十分頑固，只略有淡化，卻不肯淡出，江南人家逢小雪雪裡蕻菜就是典型的一款。不僅上了點年紀的人們會惦著這習俗，踐行這習俗，連年輕的一代也紛紛繼承了過來，參與到這一習俗中去哩，——我的幾位鄰居大伯大媽在醃製鹹菜的過程中，他們的兒女皆奮袖揮臂做起下了手。我嘗笑問道：「不是都說常吃鹹菜易患癌症麼，怎麼你們年輕人也不忘舊，積極參與呢？」

回想我的青少年時代與鹹菜確有著不解之緣哩。那年月，只要到了西風漸起的小雪季節前後，我母親和左鄰右舍家家戶戶都會在自己的院子裡裡出一竿竿的翠綠哩。鄉下大田裡農人種植的雪裡蕻菜正分蘖發棵得肥壯，便有了城市裡到處堆積着的簇簇綠線。那時的新鮮雪裡蕻菜真便宜啊，居民家都是成擔成擔購買的，買回家後不急於洗汰，而是放在秋陽下晾曬，有的掛在竹竿上和繩子上，有的排在柵欄和欄杆上，有的攤在屋頂或石板上。此時走在大街小巷，到處是撲入眼簾的綠色和雪裡蕻散發出的清香。居民們先曬後洗是有道理的，可以盡量揮發掉這些菜的水分，醃製起來可以節省不少鹽呢，再者，曬乾的菜醃製的鹹菜更鮮美些的。曬乾的菜經過洗汰後再晾乾水分便可以醃製了。

一下就聽明白了，介紹這確實是南方的一款好小菜哩。如今，望著大街小巷，居民新村依然靚靚着的那一竿竿翠綠，我相信深秋季節醃鹹菜的傳統習俗不會消逝，因為它是一種「美的延續性」，必將一代一代延續下去。

■倒篤菜炒毛豆。 網上圖片

黃河從這裡流過

歷史與空間



■黃河 網上圖片

黃河從濟南城區北側流過，這裡有與我長江口的故鄉所不同的歷史、景致和風土人情。

黃河從這裡流過，我喜歡到黃河岸邊踩着黃土漫步，一步步地尋找傳說中的腳印，觸摸濟南悠久的歷史。濟南因濟水而得名，她由於在古濟水南岸而取名濟南，而古濟水的故道即為今天的黃河所據。早在四五千年以前，這一帶就有人類定居。商周時代，濟南是齊國西境要地，那時的城子崖一帶建有譚國。秦漢時期，這裡成為一個郡，據《史記》記載，公元前187年，「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呂王即呂雉之侄呂台，說明漢高後時已設濟南郡，「濟南」這一地名從此開始出現。濟南郡的治所在東平陵，即今膠濟鐵路平陵車站附近。魏晉南北朝時期，濟南的郡治由平陵城移至歷城，即現濟南舊城的東部一帶。從此，歷城一直作為濟南郡治的所在地。隋唐時期，濟南郡改為齊州，治所仍在歷城縣，管領歷城、章丘、長清、禹城、臨濟等縣。宋金時期，齊州於政和六年即公元1116年改為「濟南府」。元代，地方政權在省下設路、府、州、縣四級，「濟南府」成為「濟南路」。明代全國劃分為13個省，濟南為山東省的省府。這個時期濟南府領4個州26個縣，其管轄範圍大大超過前代。清代，濟南仍為山東省的省會。光緒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經北洋大臣袁世凱會同山東巡撫周馥奏請，清政府在濟南自開商埠，「准各國洋商並華商於劃定界內租地雜居」。1912年，津浦鐵路黃河大橋建成，全線直達通車。隨着商埠的開闢，德、日、英等國相繼在濟南設立領事館，並開辦銀行、商店、郵局、教會、醫院、學校等。從商埠至今仍保留的教堂及小洋房等百年建築，可以窺見近代濟南的風貌。1913年，民國政府廢除府州建制設「道」，山東省分設北、岱南、濟西、膠東四道，原濟南府署所在地歷城縣屬「岱北道」，仍作為山東省省會。1914年，「岱北道」改名為「濟南道」。1929年7月，將歷城縣及其四廓從中析出，設立濟南市，建立立政府，濟南成為黃河下游南北交通中樞。1948年9月24日，濟南宣告解放，黃河下游的這座千年古城開始寫出歷史的新篇章。

黃河從這裡流過，我喜歡這裡南北兼有的風光。在濟南老城區的街巷中徜徉，猶如回到了我的故鄉江南。因南依泰山、北臨黃河、地勢南高北低、泰山山脈的降水滲透裂隙溶向北潛流，被黃河南岸的輝煌巖體堵截，形成壓力水頭，在低窪的老城區形成了趵突泉等四大泉群、七十二名泉，加上眾泉匯流而成的大明湖及千佛山等幾大勝景，景色勝似江南。「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濟南瀟灑似江南」，歷代名人名士留下的這些讚詠濟南的詩句，正是這秀麗景色的真實寫照。我也常到城北的黃河大壩上欣賞黃河風情：黃河猶如一條玉帶，在這裡拐了幾道彎後奔向大海。我喜愛黃河邊的濟南，喜愛從濟南流過的黃河。這段黃河雖沒有「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氣勢，但有河道彎曲、水流湍急、地勢險峻著稱。春夏秋三季，黃河兩岸林木蔥郁，花草爭艷，天光水色綠茵交映，河南岸的黃河公園、河北岸的黃河森林公園，成為市民休閒娛樂、擁抱自然的好去處。星期天或節假日，許多年輕夫婦帶着孩子在河裡淌水、玩黃泥巴，趣意盎然；有的乘坐快艇，迎風搏浪，飽覽黃河兩岸風光；

有的在大壩上或河邊席地而坐，用望遠鏡觀看河裡的野鴨戲水；有的在壩上的亭子裡、樹蔭下觀瀾休憩，微風拂面，好不愜意；還有以百年老橋膠濟鐵路黃河大橋和改革開放以來新建的幾座黃河大橋為背景照相留念，領略近代濟南和當代濟南的不同風貌，欣賞鶴、華二山隔河對峙的濟南黃河的獨特風情。主汛期的河面，洪水陡漲，濁浪排空，洶湧湍急，此時站到壩上，看着奔騰不息的黃河，心潮也隨之激盪澎湃，五千年的風雨歲月，五千年的壯烈景象，一起在眼前浮現；華夏兒女沸騰的血液、自強不息的吶喊，一併在耳邊迴響。我也喜歡在隆冬時節去看黃河，此時兩岸雖然綠色褪盡，河面也變得波平瀾靜，但沒有一點荒涼的感覺，倒更能領略和體味母親河那粗獷博大、雄渾壯闊、氣勢恢宏、質樸自然、自強不息的本色。

黃河從這裡流過，我喜歡到河邊觀看浪的衝擊與積澱，聯想濟南這座千年古城豐厚的文化底蘊。章丘城子崖遺址是首先發現龍山文化的遺址。1928年在這裡發掘了古城文化遺址，其文化特徵顯有別於中原仰韶文化，尤以薄而光亮的黑陶最引人矚目。它代表着一種前所不知的文化類型，被命名為龍山文化。龍山文化是我國兩支史前文化之一。它的發現和命名，不僅代表濟南的古代文化光輝燦爛，而且為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提供了豐厚的寶藏。長清區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是全國現存最早的地上房屋建築，歷城區柳埠的四門塔是全國現存最早的石塔。長清區萬德鎮北魏時期的古刹靈巖寺是我國四大名刹之一，靈巖寺內的宋代彩塑羅漢，曾被梁啟超稱為「海內第一名塑」。這些文化古蹟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濟南不僅文化古蹟眾多，而且文人名士薈萃，神話傳說美觀動人。相傳遠古時代的部落聯盟領袖舜曾在歷山即今千佛山下耕作，所以千佛山也稱舜耕山，老城區有舜井，趵突泉畔還建有娥英廟。相傳戰國時期的名醫扁鵲是濟南長清人。我國最傑出的女詞人李清照、南宋大詞人辛棄疾也是濟南人，被譽為「濟南二安（易安、幼安）」，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歷代在濟南祖居或寄居的名士有數百人。曹操曾於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當過3年濟南相。宋代文學家曾鞏曾在濟南任齊州知州，疏浚了大明湖，修築了百花堤和北水門，治好了濟南水患。唐代大詩人杜甫於唐玄宗四年即公元745年遊濟南大明湖歷下亭時曾揮毫作詩，讚美「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近代以來，濟南湧現的名人名士則更多。

黃河從這裡流過，母親河滋潤着這片神奇的土地，濟南古老又年輕，粗獷也靈秀。



圖解：在即將過去的2013年發生了很多難忘的故事，2014年馬上就要到來了，肯定又會發生新的難忘的、有趣的故事，我會繼續用畫筆來記錄，希望讀者們一如既往的支持《畫中有話》，並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板

生活點滴

自稱老夫

平日在網絡上閒逛，常見有網友在進行話題討論時，以「老夫」自謂。恰巧我與其中幾位網友有過一些交往，知道對方的實際年齡並不大，年未逾知命，便自稱老夫，頗有些「拍老腔兒」的迂闊況味。就像《鹿鼎記》裡的韋小寶，為了在「眾江湖草莽面前顯示自己成熟，尚為頑童便宣稱要『告老還鄉』，讓人觀之莞爾。

若是推究這種做法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加強觀瞻的力度，標榜自己閱歷豐富、見多識廣，或為了凸顯年齡身份，藉以獲取他人的尊重。反正是推究這種做法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加強觀瞻的力度，標榜自己閱歷豐富、見多識廣，或為了凸顯年齡身份，藉以獲取他人的尊重。反正是推究這種做法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加強觀瞻的力度，標榜自己閱歷豐富、見多識廣，或為了凸顯年齡身份，藉以獲取他人的尊重。

不過，「老夫」的稱謂被使用過濫，又會給旁人造成一種昏聩頑固、倚老賣老的印象。畢竟一個人宣揚觀點，或與他人論辯，都應以道理服人，強調年齡或身份，其實就掩飾了強烈的主觀情緒在內。早年我看到有媒體徵稿，其中有一項看似很奇特的要求，註明凡文章裡出現有「筆者以為」的語句，就一概不用。不少人覺得無法理解，認為是編輯偏執怪僻，所以才設出如此「奇葩」的要求。然作為一個寫作者，仔細琢磨，就知道這樣要求其實是有深意的。因為，凡是習慣以「筆者以為」加強語氣的文章，思維和敘事方式大都較為陳舊僵化，作者於無意識之下，觀點往往會受於閱歷、背景及視野，帶有濃重的說教式的、概念化的痕跡。

豆瓣閒話

自稱老夫

《禮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幾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古人對『老夫』的名號，有著明確規定，須年滿七十歲的士大夫，辭官退休以後，方有資格自稱老夫。但是，規矩也是被一些名人破壞的。如柳宗元在42歲時，就寫

過「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的詩句，自認老夫。蘇軾在徐州太守任上時，年方39歲，也作詞「老夫心血發少年狂」，以老夫自向。而且，這並非是他一時心血來潮的自嘲調侃，而是向以老夫自居。如他在《章質夫寄惠崔徽真詩》裡寫道：「知君被惱更愁絕，卷贈老夫驚老拙。」蘇軾對「老夫」這一稱謂的酷愛，與當今名主持人孟非年僅不惑就被人叫做「孟爺爺」，非但不惱，反而很享受如出一轍。

孫責頌

台灣男導遊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我們去年冬天到台灣旅遊，果如歌裡所唱，台灣的冬天不下雪，只下雨。

接待我們的是一位男導遊，名字叫宋立赫。他自我介紹時說：咱們中國人不是興送禮麼，禮品不是得用個盒子裝起來麼？我就是那個「送禮的盒子」。大家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記牢了。

宋立赫一上車，就開始點名。他不是照着紙念，而是將每一位遊客的名字提前記在腦子裡，點到某一個人時，請那個人舉一下手，大家覺得很親切、很溫馨。一個團二十多個人，居然無一差錯。大家立刻佩服起他來，彼此便沒了距離感。下一次再與你說話時，宋立赫差不多都能叫出名字。

宋立赫原來在部隊當兵，幹的是財會工作。他與我同年入黨，我加入的是共產黨，他加入的是國民黨。我倆還站在阿里的山巔合照了一張合影，戲稱「第三次國共合作」。他轉業時，政府發給他一筆退休金，但並不領出來，而是存到銀行，每年享受高達18%的利息（台灣人稱「十八趴」），雖然這項政策在民國八十四年（1995年）已經停止，但台灣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宋立赫這樣的「老軍公教」人員依然享受著。有這樣的優厚待遇，本來在家優哉游哉就可以了，但他卻坐不住。因為如果待在家裡的話，岳父母加上老婆，就要拉他一起搓麻將，每天都搓，使他煩瑣，於是他就去考了導遊證，帶領別人遊山玩水。在家時，老婆經常與他吵架，出來後幾天不見，一回去，老婆還抱著他噓。

別看台灣不大，但坐車旅遊，就覺得路途遙遠。短則三四個小時，長則六七個小時。宋立赫為了不使我們感到寂寞，變着法兒地又說又唱。他雖然財會出身，但知識面廣，記憶力強，尤其擅長講政治和歷史，對兩岸的情況了解得挺多，甚至大陸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還多。說起某一件事，我們提起一個頭，他即能續一下尾。宋立赫當過兵，國語講得標準，口才好，還有一副不錯的嗓子，有時也唱上一兩段流行歌曲，贏得車廂內陣陣掌聲，宋立赫便流露出得意之色。

宋立赫還注意與遊客互動交流。比如，他買了一些賀年片，賀年片上有一元的金屬台幣，還有台灣正副領導人馬英九和吳敦義的簽名（當然是印刷體）。他出題目，讓大家回答或猜謎，誰答對了，就贈給一張賀年片。所出題目，又都與兩岸和旅遊有關。他讓大家說出中國的十大風景名勝區，我說對後，他即獎勵一張。當路途特別遠的時候，就放一些歷史紀錄片，如蔣介石、蔣經國、宋美齡和張學良等，願意看的就看，不願意看的就打盹睡覺。

每到一地，導遊都要介紹當地的名優特產。宋立赫也不例外。但台灣的導遊總是負責任地介紹，決不強迫你購物。購物是旅客的自覺自願行為，導遊如有強迫表現，在台灣要受到嚴厲處分。宋立赫在介紹中，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說免稅店的東西質優價廉，進去一看，果然如此；他帶我們到台灣最著名的一家特色店買鳳梨酥等點心，告訴大家這裡是最好

■台北 網上圖片